

【一家之言】

## 见X思齐

□梅桑榆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丘便教导他的弟子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所谓贤者,乃德才兼备之人。见到德才兼备之人,便将其当做榜样,向其学习,向其看齐,可以使一个人的道德逐步完善,事业蒸蒸日上,如果人人都能如此,整个社会也会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风气。

见贤思齐的原动力,是人的向善、向上之心,而使这种原动力化为行动,却要靠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社会风气败坏到丑恶颠倒、是非混淆的地步,一些人见贤思齐的原动力就会化为乌有。不能见贤思齐,但能安分守己,踏踏实实工作,本本分分做人,仍然是一个值得赞扬的人,有些人却变得见丑思齐、见恶思齐、见X思齐。

有的人见贪思齐。这些人原先也许嫉贪如仇,身为平民时也曾大骂贪官污吏如何混账王八蛋,但他们后来发现敢贪、会贪者能够靠贪暴富,享尽奢华,并且官运亨通,被人夸作“有本事”,而清廉者只有两袖清风,让老婆孩子跟着吃苦受累,被人骂作“傻瓜”,便在心里暗暗“思齐”,巴望着自己有朝一日能乐享腐败的资格,并且为获得此资格而忍辱负重,顽强拼搏。而一朝壮志得酬,便大显身手,和那些巨贪一比高下。

有的人见吹思齐。这些人原先也许工作踏实,做出成绩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他们后来发现弄虚作假,吹牛浮夸可以名声大噪,升官不止;而埋头苦干、实话实说却默默无闻,一直活那永远悟不热的冷板凳,便在心里暗暗“思齐”,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仿而效之。有道是“实践出真知”,经过几次大胆尝试之后,便达到大师级的水平,弄起虚作假起来,即使是生有一双火眼金睛的人也难以识其真伪,也要被他糊弄。

有的人见骗思齐。这些人原先也许诚实守信,视诈骗为恶行,但他们后来发现蒙骗欺诈可以发家致富,甚至能骗得种种炫目的头衔,而诚实守信却屡屡上当,经济上蒙受损失,甚至倾家荡产,便在心里暗暗“思齐”,且一有机会便效仿那些“成功者”,设圈套、施骗技,诈取不义之财,开始也许只是小有斩获,后来本领渐渐高超,终于成为骗界高手,别说是平民百姓,即使是对政府高官,他们都敢施展骗技。

有的人见淫思齐。这些人原先也许洁身自好,不喜拈花惹草,但他们后来发现,嫖娼宿妓、包养情妇被人视为风流潇洒,那些不慎落马的贪官,无不是美女成群;而那些私生活严谨的人不但没谁封其为现代圣人,反而被讥为“古板”、“保守”,甚至是“生理上无能”,便在心里暗暗“思齐”,而一朝腰里有点余钱,手里有点小权,便寻花问柳、渔色猎艳,若是混得位尊而多金,更是“爱河饮尽犹觉渴”,即使包上一打情妇,仍不能满足其色欲……

由此可见,见丑思齐、见恶思齐,见X思齐的人,一旦由“思齐”变为行动,就会对社会产生危害,他们的“成功”,又具有“榜样的力量”,使见X思齐者的队伍更加壮大,而“见贤思齐”的提倡,也就应者寥寥,收效甚微。

(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

是拥护批判国民劣根性、酱缸文化等逆“国学热”的言论,要说的是,张大侠还真抓住了鲁迅所拥有的一个特性——“真”。后来的沈从文,说鲁迅“懂世故而学世故,不否认自己世故,却事事同世故异途,是这个人比其他作家名流不同的地方”,和张大侠说鲁迅是“非中国式的文人”,堪称异曲同工。

笼统说“鲁迅拥有的,正是我们匮乏的”,自然是语义不周,至少是比较不严谨,比如抬杠者如果说,我们有“爱疯”,鲁迅有吗?就足以让人哑口无言。“中国式”的东西的确太多,“层层淤积起来”,将人“埋得不能呼吸”(语出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虚伪”如果算中国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恭喜张大侠,他投票给鲁迅的理由说对了。

如果尊重事实、出于良知,我想我们今天最大的匮乏,就是鲁迅的“真”。考诸史实,鲁迅不但在为人层面,“不知世故是天真”;在为文层面,更是“向更真切处作”。如今很多人不喜欢鲁迅,大概主要也是由于鲁迅这个人“论时事不留情面,砭痼弊常取类型”,老是喋喋不休地说实话、说真话,不但不照顾别人的面子,还经常一竿子打翻满船人,你说,这能招人喜欢吗?能不让“虚伪”之人恨得牙根痒痒吗?

可是,历史却不会根据我们的喜好来改变自己的航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鲁迅去世已经八十年了,但愿焦虑和浮躁的我们能静下心来,去仔细读鲁迅,看看鲁迅及其文章中还有哪些是我们所匮乏的,我们能否从历史的尘埃和轰鸣中找到一点足以支撑我们做人做事的本钱。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共识和公论旗帜鲜明地摆在你眼前,你要不承认,就说明你“脑残”嘛。这个理由,对于近一个世纪后的我们来说,当然已经不足挂齿。我想,至今依然能振聋发聩的,是他犀利、尖刻的“妄议”：“他的东西,实在看了令人痛快。他不是一般的文人。他的东西似乎有时过损。也不是一般文人的损法。人的最不可恕的毛病是虚伪。鲁迅是恰与这个相反的。处在这个局面,中国人坏到这步田地,要说实话,自然是不能免于骂了。处在这个生活臬兀的时候,人的心境是不能平和的,人是难得不器量偏小的,刻薄是不容易逃脱的。但这是社会的责任。这责任是不应放在个人身上的。鲁迅的文章只应向更真切处作。(写完了,又看见他登在本月七日京副的一篇东西。简直过分说,我是没有一个字不同意的。‘对,要这样作!’这是我当下的想头。自然,我要从我自己的假面具揭起,如果有他的话。其实是不能没有的,也许有,自己不觉觉得,不好意思觉得,这便大有赖于彼此互揭了。这便是‘表曝人类之恶点’的像鲁迅一样的文学家——非中国式的文人——之所以可贵。”)”

之所以照抄张大侠的原话,一是避免历史虚无主义,二是让各位看官的浮想联翩有点根据。人家的这段评论,先由印象入手,即“痛快”(当年的北大校花马珏十五六岁时写的《初次见鲁迅先生》中,也说过读鲁迅“很痛快”哦);然后直捣黄龙,反话正说,随手拈出鲁迅的“损”。当然,图穷匕见的话,就是“人的最不可恕的毛病是虚伪。鲁迅是恰与这个相反的。”所以,如果不仔细阅读,张大侠的话还真让人捏一把汗。

晚清以降的很多传教士,在他们的述职报告,大都将“虚伪”列为中国人的首要国民性。当然,说这些并不

## 正是我们匮乏的,鲁迅拥有的,

□贾振勇



和影响的。

至于这位“大牛”如何不讲投票规矩、如何妄议其他四位,我们暂且不论,我感兴趣的是他为何选鲁迅。张大侠的理由,当然是义正词严:“鲁迅是今日中国文学界第一人,我想凡是能够成个意见(在这方面)的人,当都是承认的。”你看,人家首先把

【教育手记】

## 讲『司马光砸缸』给美国小学生

□陈心想

第一,我们的课堂也可以从外边请些具有不同背景的人来给学生讲些故事,因为常态的课堂学生容易疲倦,尤其在全球化和多元化日益增强的时代,孩子们接触到多样性



的人群和文化,可以开阔视野,活跃思维。

第二,每个故事或每篇文章都有其上下文背景,教师在讲课的时候不要强求学生的单一答案,重要的是激发他们的思维,让他们思考,从中增长见识。那天提问之后,学生们没有一个给出我们故事里的答案。这不重要,因为具体场景不同,司马光所处的宋朝和21世纪的美国是非常不同的两个场景,前者没有911求助电话,也没有12岁以下儿童不能没有大人看管的规定。这些美国的孩子对水缸的概念也很模糊,不能还原出司马

光当时的场景,让孩子们回到司马光的思维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不能因此就说司马光聪明,这些孩子不聪明。因此,文章的解读是教师不可回避的事情。教学参考书,只是参考书,教师必须对文本进行自身的解读。

第三,儿童的安全意识。在美国,从幼儿园开始,学校里就会训练小孩子如何脱离危险地。比如消防员到学校给他们讲解和示范当火警响起时该怎样跑出屋子,警察到学校给学生讲什么时候要拨打求助电话,教师们还不时地带着学生到警察局和消防中心实地考察学习。当然,也给学生家长开讲座,普及安全知识。

第四,在学习古典智慧和美德故事的时候,是否要脱离崇尚古人的思维呢?学习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是否就是一方面崇尚司马光“聪明”,一方面又机械地学习他的“砸缸”?我觉得,教师教育学生要小心谨慎,称赞古人的聪慧,但不要形成“尚古”思维,教师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自己的教学束缚了孩子开放的思维、创造力、想象力。

(本文作者为旅美学者)

民国时代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今天还“城会玩”,比如五花八门的各类评选、投票活动。那些搞得热闹且富有声势的活动,多出自民间;政府忙于混战、贪污和搜刮,也无暇管。由于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微信,展示这些活动的舞台,就主要集中在报刊。当年的媒体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比如上世纪30年代鲁迅、郭沫若的争论,本属文人圈子里的笔墨官司,却被很多媒体搞成社会热点,更有甚者竟向全社会发起征文:我看鲁郭之争。

这次要说的,是1926年关于鲁迅的一次评选。当时著名的《京报副刊》发起了一场谁是“新中国柱石”的投票选举活动。和今天朋友圈投票不同的是,他们专门邀请了很多名人来投票,不但要具实名,还要写文章阐述理由。当时有个名人叫张申府,这个人当年可是响当当的“大牛”,不但是著名的哲学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介绍过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人入党,当过毛主席的“顶头上司”,据说对毛主席还“很不客气”。就是这个名人,一边唠叨着“投票只是一种把戏”,一边又郑重其事地写了篇文章来阐述他的选举理由,被《京报副刊》作为“选举票说明之十”公开发表。

按说,投票要讲规矩,说明也不能妄议。可是这位张大侠不按套路出牌,人家要求征选十人,他只选了五人:一,徐谦;二,蒋介石;三,吴稚晖;四,鲁迅;五,蔡元培。你看他所选之人,排第一的徐谦,估计现在已经鲜有人知了;更令人恼火的是,他不但选当时的总统、总理,还把撕扯政府的蒋介石等人选上了。他心目中的这五个“新中国柱石”,有四个是当时政坛风云人物,唯独鲁迅是文人。窥一叶而知秋,可见当时的文人还是有相当社会地位

几年前,我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位美国朋友邀请我去教会学校给小朋友讲中国古典故事。我挑选了“司马光砸缸”这个中国孩子耳熟能详的故事。

当讲到一个小朋友掉到水缸里时,我问孩子们,如果他们看到有人掉到水缸里会怎么办。孩子们很兴奋,答案千奇百怪。有人马上回答,拨打911(这是美国的危机求助电话)。有人说,快求助大人。可是大人们都不在场。有个孩子说,司马光才7岁,他的朋友们多大了?如果都不到12岁,大人是不能不在场监护的(在美国,12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单独在家或者出行的)。有个孩子说,那个水缸为什么没有盖子呢?这是安全措施做得不好。学生们给出了不同答案之后,就问我,司马光是怎么做的?他们瞪着好奇的眼睛,我也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了。我说,司马光没有慌,他从旁边捡起块石头,对着水缸砸下去,水缸破了,水流了出来,小朋友得救了。这些小朋友一起“哟”了一声,开始相互讨论司马光的这个办法。

这次经历给了我许多思考。